

|     |
|-----|
| 32  |
| 127 |
| 12  |

昨非菴日纂一集





陸本  
藏書

昨非菴日纂序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

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

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



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  
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  
樂爲人經中正仁義爲  
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

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  
行不迪民迺用戾大人  
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  
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



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  
出也况夫一行作吏簿  
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  
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

心爲逖不及計者邪嗚  
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  
余近觀世變竊以爲內  
外之訐曩不足定而無



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  
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無教  
化則不順倫而覲史冊

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  
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  
止足而爲一日無關名  
教之小人故鄭子之書



坤非補集  
不可不讀也鄭子視事  
南庾籬扒概量日不暇  
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  
百世之人心爲已任其

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  
具在扶頽俗醒凡心以  
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庾  
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



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  
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  
斯所載之爲明矣故鄭  
子修其謙以爲是今古

之成文吾則纂之而余  
斷以爲是鄭子之書而  
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  
余以甲子子之役得鄭子



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  
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  
此然則鄭子之壯猷伊  
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爲

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  
鄭子而可以大匡矣鄭  
子之友有光東顏子者  
其迪吉錄諸書與鄭子



同旨而異目訓誠末俗  
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  
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顏  
子以兼經登用於

明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  
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

題





三千五百

四部矣

昨非菴日纂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

勝啍啍矣一竅日鑿渾

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



而況標季乎故今世之  
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  
之患剗灑拯救誠非餘  
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

鉤繩規矩削性者不可  
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  
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  
之人淡過齋卷儉囊而



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天下無失常然之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

庶幾哉鄭黼伯一麾出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無欲也然簡髮數米竊竊無足濟世者弗之取



明非都集  
有所以振之俾目擊而  
道存在乎排纘夫簿書  
填委猶證鄉今故寧惟  
是大知觀於遠近掇而

不跂扶進之功始莽乎  
大荒兮其未央也管老  
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



明本齋集  
恭儉推讓爲脩爲平世  
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  
此物此志也方今

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

曲折响俞以慰天下之  
心得是集助其引翼步  
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瞠  
若乎其後者行填填視



耶非菴集  
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  
矣語不二云乎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卽與之化何也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  
無他常然已耳故知善  
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



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  
肆扣盆拊瓶之徒如輪  
扁之釋推鑿釜而上師金  
之昧芻狗於前非善讀  
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  
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  
能嚙肉矣

蜀昌元喻思恂題於



撫署之忠敬堂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

初不識使君識之於

吏自盟五六則蓋闔然



自課之言與翹然嚙矣  
者有間矣曰語同列劉  
驗部驗部曰論萬乎何  
許余曰盡俟之以券吾

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鑿  
家驗部南太宰陰以乙  
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  
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



麒麟稍暇即捷兩扉駒  
寐也驗部乃輿而訪之  
十五里外已復庵得其  
理庾狀與所盟合若券

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  
信時麒麟即竊然願得  
奉以君戒禾顧格於資  
帑敢輕也無幾何選部



竟以公上請君戒禾笑  
眩發之際使君出其篋  
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  
不佞麒麟序夫使君公餘

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  
其所紀如千卷或拾訓  
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  
或辨經濟或理情性或



吐膈臆火率要歸於例  
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  
深而提注者予性善動  
而闕存者予事提性遺

事索月認指故廣厲學  
官紀載所述不癡說部  
以志數也今使君既已  
所纂者力行無斁爰挾



以訓治我禾矣豕禾雖  
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  
之藪習於使君之書而  
觀靡其行事則例仁讓

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而動於中者矣例仁  
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  
油然而動於中則六逆不



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  
遂菁棘之士塞途哀甫  
之聲嘖耳寧屑之數五  
鳳神爵間治效哉麒以

庫盟測使君既驗法主  
粟也寧難以日纂測治  
禾用敢僭記於錦衣官  
署



且月上章治生徐石

其拜手



昨非菴日纂序

范文素自說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  
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當  
大任苟如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  
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  
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



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子  
廷萬波披緜震灼畢竟得力知在  
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注帙毫  
釐早熟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古人見  
我晚也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  
艷稱該博惟托拾函異矣誌黎棗束

此搜神雜俎輟耕諸錄誕繁辨詭云  
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悅然同  
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夙膺  
四方辛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蒲寺  
搜惟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略輒遂  
無不以砒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較



力在此視曹陪庾傍藻凜然鴻雁無  
砮鼠雀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西園  
書呻哦之外園不暇窺案案昨非菴  
日纂廿卷遠函徵序朱益儀渾在  
之情心而見越也夫使渾奉索句于  
鍾阜虎恠宅能托逸流徽壓元白

而倒之昂與木鱉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佶屈敖牙者綆脩以汲當復赤  
幟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奉非言其函言正之其以行言  
其所言雖渾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函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渾奉



之行者人不云乎。讀子卷不出行得一  
字能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  
可矣。

年社弟許彥頓首題于馬

之清涼堂



昨非菴日纂自序

自昔雄奇穎異之士學靡所不  
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爲塚墨可  
爲池門可爲龍舟可爲仙風流  
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掬靈明  
反茫不爲較勘二六時中凡服



甲子年春卷之三  
官齊家禊躬接物調神塞兌理  
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  
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爲是旣  
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  
日熟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  
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

作奴裏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  
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  
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履錯恒多  
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  
甚泯沒視事南庾凡酷燄嚴凍  
無刻不奔走篩曬之場晴幾枯



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  
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  
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  
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匆  
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  
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覆

轍睹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  
之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  
爲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  
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  
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  
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



金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銛馬非  
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芟非得  
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  
習轉晷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  
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  
倘不痛自猛省而飾非自文何

異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  
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  
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  
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  
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  
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揆其新奇



可喜者以竦聽聞予曰拾遺記  
石鼓文山海經响嘯撰碑非不  
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傅仙張華  
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  
富也反已或支夫尚鞶帨不尚  
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

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  
雜陳將無薰蕕竝器余曰而未  
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  
鑄檜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  
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  
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



游鱗寸苔拳石纖毫莫遁提吾  
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  
儆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惺者  
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  
者耳遽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  
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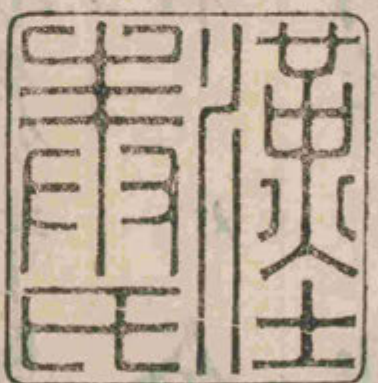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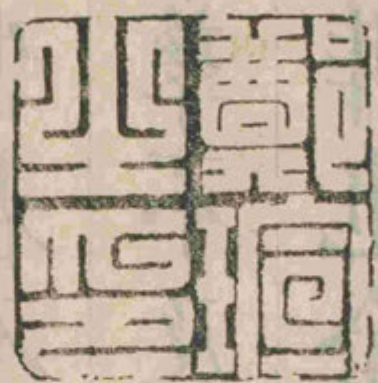
可告者不敢爲昔賢省心砥行  
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  
爲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  
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卽使  
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  
不知爲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



馬則余豈敢

昨非菴居士鄭瑄漢奉甫題

於白下公署



日纂凡例

一茲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即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哲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為型典

一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為師或言堪



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  
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  
拘世序。

一每類中。媿慝竝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  
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  
一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  
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  
所窮。屆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  
頹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  
秘錄。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閩鄭瑄漢奉甫謹識



昨非菴日纂目次

宦澤一

冰操二

種德三

敦本四

詒謀五

坦游六

願真七

靜觀八

惜福九

汪度十

廣慈十一

口德十二

內省十三

守雌十四



解紛十五

悔過十六

方便十七

徑地十八

韜穎十九

冥果二十

凡二十卷

昨非菴日纂宦澤卷之一

每見史冊內顛連。窗下幾煩擘劃。事權在握。可任入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晚季。枕上如切。溺焚。痛毒親嘗。得謂嗟枯非我。古之仁人。一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異人任也。纂宦澤第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史弼為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感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剗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



身非者錄  
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槩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亂。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爲國興利。但



耳非者集  
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



水辭曰。止欲報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爲温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  
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  
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  
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  
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  
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  
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  
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  
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  
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  
爲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  
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  
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  
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繹。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任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小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



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下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



耳非春集  
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絲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耳非者集  
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斯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疆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秧

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守慚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內自壽藥令昇至幕廨委謹厚廨子及幕官  
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  
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  
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  
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  
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  
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  
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  
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  
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  
卽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  
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久屬公矣。

巳巳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嶠黽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研自研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白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纜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申屠嘉爲相。鄧通方愛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耳非者集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掠。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嘆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



母問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爲備。世衡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

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



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

王人聳觀。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收支黨二千人。

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橫。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地。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橫始輯。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遂鑱之而入。居曰：宮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筇，非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搜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按視。民懼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証。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



醉。身。轉。亂。身。更。矣。

陸。燕。神。只。堪。醉。時。效。節。

却。苦。不。效。一。食。歸。班。對。出。來。古。空。賴。不。論。取。





深井  
十  
三

三  
百  
三

モ  
ッ  
ロ  
ッ  
△  
リ  
シ

二  
九  
三  
〇



